



08465

08465

御製用白居易新樂府成
五十章並效其體

有序

白居易新樂府五十章
少即成誦喜其不尚辭
藻而能紀事實具美刺

一代政要略見梗槩有
三百篇之遺意所為為
君臣民物而作不為文
而作非虛言也久欲效
其體而為之以萬幾少

暇日遷月延且體大物
博未可率略命筆也然
終弗忘於懷者誠以如
此為詩方可謂之詩有
關於世道人心者匪淺

一之二

鮮耳且以古喻今以今
方古我國家受

命開基

祖功

宗德俾子孫知勦業之艱

謹神器之守則又有不
可以不文畏難而罷者
名各從其朔是者是之
非者非之長短有所弗
拘要以達意傳實為止

咨政之餘積以月餘而
成讀者亦不必以重儷
議之矣

七德舞

美撥亂陳王業也

武德中作破陳樂貞觀初
重制舞圖詔魏徵等歌詞
撰名曰七德以示開國之
鴻謨七德破陳是一是二
終莫辨

居易自注云武德
中天子始作秦王

一之四

破陳樂以歌太宗之功業
貞觀初太宗重制破陳樂
舞圖詔魏徵虞世南等為
之歌詞名七德舞自龍朔
以後詔郊廟享然魏徵既
宴皆先奏之
為之詞何又稱徵諦觀九
功之舞至於七德破陳俛

首弗視乎楊隋失鹿其政
亂英雄並逐之亦指草澤
崛起徒太宗以隋宮人劫
父留守之職叛縱經親戰
而成功業其興究異漢高

一之五

明祖夫豈如我朝慶隆舞
鞞興長白之神區雖亦曾
受明封號不過羈縻外臣
較彼食毛踐土之民殊以
是論之即漢高明祖亦莫

及七德之舞奚足比擬本朝

王業之規模慶隆舞

祖宗開朔艱難謹記諸

太祖薩爾濟之戰立破明

一之六

兵二十萬

太宗松山杏山之戰殲明

兵五萬而有餘是皆懿親

蓋臣同心戮力邀

天佑至今追憶猶欲淚墮

予及我

世祖入京都實得之流寇
為明雪仇而有德於彼
應感吾慶隆舞皇清億萬
斯年子孫應憶

一七二

列祖勦業艱難初

法曲

美列聖正華聲也

法曲法曲中和樂五音宮

商徵羽角

郊廟朝堂之所作法曲法

曲非霓裳

霓裳羽衣曲實屬鄭衛之音居

易謂之為法曲則已誤矣

鄭衛之音豈

洋

即及居易之語

宋明已失無

論唐

今黎園曲譜有所謂霓裳羽衣者不過按

詞為宮商曲調至其舞已久失傳矣

法曲法

曲奏中肅

謂中宗肅宗

大廈之

傾支一木幸而未致失其

鹿法曲法曲天寶末以夷

亂華胡犯闕明皇幸蜀遭

播越東夷西夷子輿言舜
文王豈非聖賢諸馮岐周
之樂惜已佚借問何以亂
華焉夷狄有君諸夏無夫
子亦曾三致吁而况四夷

一之九

之樂舞於庭為有虞氏治
之徵予謂明皇不寵林甫
國忠及妃子雖日奏夷樂
彼哉祿山無反理

二王後

明祖宗之意也

三恪二王古有云受禪征
伐說徒紛魏晉以降更以
假不脩實德脩空文元之
瀛國明崇禮雖加封爵未

一之十

聞延及奕世享隆恩

天命

天聰肇東土

順治奄有中外建極尊然
實取之流寇並非取之勝

國者豈於明之後裔有所
慙德而當待以賓

康熙有成命

雍正奉以尊遂求朱氏之
裔賜以通侯俾世守其祀

十一

而弗湮則我

祖宗興滅繼絕之意超往
代詎如李唐周旋周武隋
文之子孫

海漫

戒求仙也

海漫：天蕩：皆知海之
廓也。涵大地。試思天之包
海其勢猶寬。廣海漫：波
泆：中有三山蓬萊瀛洲

一之十二

及方丈舟或近之。率有風
引去。徐市從何而得其名。
因以傳影響童男。外女去
弗迴。傳聞今為外域。或即
交趾與南掌。海漫：無際

也求仙人多遇仙寡漢武
秦皇其甚者然而仙實誰
所傳椎輪落葉豈非因彼
道家李老聃居易闢仙而
舉五千言則何異夫抱薪

一之十三

救火揚湯止沸焉

立部伎

刺雅樂之替也

立部伎奏鼓笛喧舞劍跳

丸掉長竿

二句槩括
樂天語

今為

掌儀司所屬慶隆舞後用
以呈賓筵立部伎昔在唐
三等皆司之太常笙歌清
樂坐上堂立部鼓吹立堂
下又其次者始就樂懸命

彼郊廟調宮商嗚呼雅音
陵替一至此樂天刺之誠
有理立部伎事今實無太
常樂舞別聚生徒居於神
樂觀惟演雅樂以為

郊廟祭祀之所需以其居
觀也不知起自何時遂有
道士之稱呼名不正則言
不順六宗正義豈宜廁以
羽流乎命還樂舞生之舊

一之十五

乾隆壬戌年以唐時立部
伎遞降之說非理因勅釐
定樂舞之制郊廟庶幾精習其

事以叶中和德充符立部
伎

皇清之制較唐誠迴殊

華原磬

刺樂工非其人也

華原磬代泗濱居易作詩
因刺樂工非其人泗濱磬
下調樂不能和必得華原

一之十六

考之乃可叶笙歌今人而
調古律呂知有今聲乃不
知有古古聲今聲豈其殊
無過宮商角徵羽試問居
易古聲作何聲知當古強

上聲不能語雖然予亦更有
言泗濱華原皆石焉金聲
玉振以石代華原泗濱所
爭不過毫釐間豈如今日
斲玉來和聞明堂清廟八

一之十七

音宣循名副實備樂懸設
以此磬奏之元和年居易
寧復惜泗濱而輕華原

上陽白髮人

愍怨曠也

上陽白髮人初選入時纔
十六稔冉四十四年春仍
閉上陽常看守宮監使衣
著綠將謂簾前賜錦袍不
然逐隊學歌曲花鳥使者

一之十八

記名去忍氣吞聲別親族
邨期楊妃生妬忌葬配上
陽恒抱孤衾宿念奴豈弗
伴諸郎羞他街中照燃燭
上陽白髮人以資格久雖

賜尚書仍苦辛不如老做
村中婦猶得齋鹽同守貧
上陽白髮人國朝家法異
唐李八旗世僕家生子輪
年選秀曾弗逮乎萬民之

一之十九

鄉里其中等級更分明旗
籍內府殊彼此旗籍惟以
備位號如冊后妃及皇子
王公諸福晉之類
內府始用供驅使屬內府
者始以
令供宮中使
之類供驅使亦有年

限至廿五歲率令出宮矣
年遠者不可考雍正年間
定例宮中使女至廿五歲
皆令出宮聽其父母聘上
人誠善法萬世宜守者
陽白髮人時世裝成反不
妍心慵手慢弗能工管絃

一之二十

我朝女樂初亦歷代沿康
熙年間其數不盈千想彼
貞觀嘗憫幽閉出有三千
衆其尚存者何止一半焉
以今喻古多少之數天淵

懸雍正其數更減十之七
乾隆無一女樂逮今四十
年假令居易生斯世知其
難成上陽白髮人之篇

胡旋女

戒近習也

開元之末天寶年康居獻
舞女其名曰胡旋迢遙重
譯至中國樂聲雖不可識
伊啞宛轉亦自合管絃聲

合管絃身慣為旋舞風吹
雙袂軒然舉千迴百匝似
轉輪但觀態度誰解其言
語胡旋女識旋胡居易作
歌之意在此夫漁陽鞞鼓

一之二十二

長安亂明皇倉皇獨攜宮
眷幸蜀都胡旋遂旋胡蓋
有所致然廟堂去姚宋省
闈無張韓內失太阿寵楊
李外脫金甌任祿山皆因

明皇一心之轉旋又何繫
乎西域舞女之來焉適百
里者半九十里足見末路
保全為尤難白傳是章可
為千秋萬載君鑑傳

一之二十三

新豐折臂翁

戒邊功也

新豐折臂翁年八十八鬢
髮霜非因力戰得受傷乃
是自折其臂得脫為兵至

老身猶康是翁蓋學塞上
之子髀跛相保聚又似支
離恃其無用乃反攘辟武
士行雖然支離塞子皆其
天然耳自折其辭實出詭

詐避役而非臣子之綱常
新豐翁不識彎弓與射箭
如何三丁點一丁瀘水瘴
鄉遣征戰是何異毆羊豕
以飼豺狼誠可笑亦誠可

歎工部石壕吏少傳新豐
翁事雖異意則同古人雖
曰兵寓農平時訓習當有
素豈有未經一習而令供
戰攻國朝之制超千古八

一之二十五

旗子弟不待言綠旗亦素
予以糧餉俾之操練居營
伍有事屯戍征戰乃用之
從弗驅彼平民使有新婚
垂老相別之苦楚戒邊功

進攻老官屯軍威大振已
可計日摧堅顧其地水土
惡劣官兵病亡者多此乃
地氣使然勸懲皆無所用
且不忍驅勇銳之衆嘗試
毒癘因傳諭撤兵旨未至
而緬酋遣大頭目詣軍營
奉書求救傳恒據以入告
因詔是三役也實多捐軀
班師

效命者雖即賞延於世祇
今追憶猶酸然不待開府
不賞邊功防黷武亦不待
國忠幸立邊功致禍延國
之大事藉彼相臣贊襄則

可耳惟當定之在君斷以
乾用固出於不得已然而
窮兵黷武之名詎免旃知
我罪我何辭焉居易新豐
折辟翁之篇欲和遲之再

一之二十八

三下筆難

太行路

借夫婦以諷君臣之
不終也

太行路行最難巫峽水每

覆船太行巫峽雖稱險人
知其險畏而避之猶可得
善全惟有人心易變遷藏
之肺腑不啻城府堅親莫
親於夫婦間好惡轉旋常

一之二十九

有旃好生毛羽顏色鮮惡
生瘡痂頓棄捐古時多以
君臣喻夫婦是以白傳斐
然有此篇行路難居易在
臣言臣固如是試思為人

君者亦有難處吾當言豈
不示心與促膝都稱露膽
更披肝然而十人同德之
後曾有幾人焉語云入朝
必忌士無不肖與其賢入

一之三十

宮必妬女無醜及妍夫以
必忌必妬者而共相周旋
欲其開誠布公以事其主
何異適越而北轅世間夫
棄婦者固不少婦棄夫者

亦復比之然行路難議論
未可偏一邊各思其難相
保守久而敬之夫子故稱
晏平仲之善為可傳

